



边走边想

这焚风烈土，原是天地写给无畏者的一卷滚烫书简。

西行路上的书简

□董植林

吐鲁番的清晨来得迟疑，七点十分，四楼窗棂才勉强接住初升的日光。七点四十分，大堂里尚显空荡，我早早在沙发里坐定——旅途教会人，守时是对同路者无声的敬意。

车轮一滚动，导游小梁便细致嘱咐，又捧出防晒霜，请众人涂抹。那瓶小小的乳液在掌心传递，竟也生出一种共赴险地的郑重感来。未几，车窗外赭色的山峦已排门而至，连绵起伏如燃烧的余烬。山体近在咫尺，天地间却蒸腾着灰蒙蒙的雾气，仿佛大地在无声地喘息。

甫一下车，八点五十分的骄阳便如滚烫的烙铁直贴脊背。众人仓皇退入遮阳棚的薄影里，或挤在车身的狭长阴凉中。此刻才真切懂得，吴承恩笔下那“八百里火焰山”，并非全然是文人的想象——热浪裹挟着干燥的沙尘，钻入肺腑，灼烤皮肤。难怪当年玄奘法师西行至此，也需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来求得一条生路。

我们鱼贯进入通往地下的阴凉甬道。两旁石壁上，浮雕与文字联袂叙述着西行路上的传奇：《三打白骨精》的诡谲、《高老庄》的烟火、《大战红孩儿》的惊险……图文交织如锦缎，古老故事在昏黄的壁灯下，生出新的血肉。

地下展馆中央豁然敞开，一片露天的下沉庭院里，定海神针傲然屹立。这根高十二米、直径逾半米的金箍棒形温度计，正默然记录着火焰山炽热的脉搏——此时38摄氏度。游人排着长队，只为与这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奇观合影。展馆四壁图文详尽，吐鲁番的风物、历史、地理、物产，如一幅徐徐展开的丝路长卷，千年风沙与文明交汇的印记，沉淀于此。

来到地面，一组铜雕赫然撞入眼帘：唐僧于烈焰前闭目打坐，八戒袒胸叫苦，沙僧垂头丧气，白龙马已现出原形。唯有悟空单足踏石，手搭凉棚极目远眺——那身姿里凝聚着行者不灭的勇气与智慧。铁扇公主与牛魔王也塑造得活灵活现，仿佛下一刻芭蕉扇便要掀起清凉的风暴。烈日威压之下，铜雕表面烫得灼手，西游故事里超越酷热的意志力，在此刻获得了可触的温度。

酷热逼人，众人留影后匆匆退向出口。我却似被这热土迷了心窍，疑心地面尚有未看之景，竟又独自折返。待绕行一圈，眼前是围栏相隔的停车场，出路却杳然无踪。只得狼狈地折回定海神针处，重入地下迷宫，循原路折返。骄阳之下，汗水早浸透衣衫，脚步在滚烫的沙石路上踉跄——这火焰山竟以它自己的方式，在我身上烙下一道迷途的印记。

立于山前，终是懂得：所谓火焰山，不仅是烈日下的赭色山峦，更是大地深处永不冷却的古老传说，是行者心头不灭的探求之火。热风卷过皮肤，烫得生疼，却也烫醒心底某种沉睡的向往。这焚

风烈土，原是天地写给无畏者的一卷滚烫书简。

湿地走笔

盐城的云

□张朝林

从盐城的荷兰花海去中华麋鹿园，需一小时车程。启程时，太阳升一竿高，天，很低，很蓝，这就是“盐城蓝”，悬在天空的云，更低，打开车窗，伸手就能扯进来一片云。绿色的地平线，与蓝天白云紧紧连在一起，撕也撕不开，蓝天白云，成了盐城的主宰，田野、建筑成了陪衬，老老实实坐望头顶的天。

我惊异这里的天，是一种纯正的蓝，不含一点点杂质的蓝。惊诧这里的云，是那么繁多，是那么自由，总是擦洗着这片蓝，相互映照，天更蓝，云更白。我惊艳这里形态各异的云，这些云呀，可分为低层云、中层云和高层云，低层云厚，形态万千，喜欢轻轻飘动，但这里云的飘动，不像高山地貌的云那么躁动，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，或者不一会儿就散尽，不见踪影，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姿态。这里的低层云，你不仔细看，看不出来在飘动，是一个整体在飘动，看，那是一片似飞马的云，从西边，慢慢朝东边飘，整个马的状态飘了好一阵子，那个长长的尾巴才与马身分离，成了一条白丝带，慢慢地缠上了另一片云。天空又来了一个圆圆的月亮样的云团，悬在半空中，一车人被这个硕大的月亮云惊得大叫起来，旅游车停下了，人们纷纷下车拍照。这时，一只银色的“飞艇”刚好飞过来，悬在月亮云下，飘了好一阵子，才扯开月亮云，独自朝地平线钻去。月亮云慢慢飞过我们头顶，扯成了一个椭圆形，久久不愿飘走。

在麋鹿园，我们看到更多的低层云：这片蓝天上，只挂着五朵白云，中间一朵大，四周的四朵相对小一些，似分似合，似合似分，缠缠绵绵，这是开在蓝天的雪莲花，把这片天空装扮得分外妖娆。低层云，也有灰黑色的，东边的那一堆云，雪白，灰白，灰黑都有，堆砌成一片跌宕起伏的山峦，灰黑的是山影，灰白的是树林，雪白的是山影的云海，这美丽的云啊，让我浮想联翩。好一会儿，灰黑的山影，变成两匹黑骏马，扬蹄踩白云。最让人惊呼的是天边从东到西一溜烟的云，凑成了形似横断山的银山，没有山峰，只有直立竖起来笔陡的山，在太阳的照耀下，格外亮白，仿佛散发着银色的光芒，在这银山的上方，绕着三五条白云带，与银山呼应，形成银山捧云、云缠银山的气象。司机是当地人，我说，这片气势恢宏的银山，若能变成金山、红山就更完美了。司机说，这条件不行，要在雨后的黄昏，才有可能变成金色、红山和多色彩的山，那种美，让人窒息。这里中层云，多为瓦片云，鱼鳞云，铺在天空几乎不动。高层云多为卷云，卷层云，这种透明的丝丝缕缕的云，贴在“盐城蓝”上，让这块“蓝宝石”有了好几分风姿。

盐城的天气，就像孩童，说变脸就变脸，从麋鹿园返回的途中，天上的云灰了起来，压得更低，不一会儿就飘起了雨丝。吃完晚餐，天又放晴，这时的太阳已经西沉，云又升起来了，东边的天际，层峦叠嶂，有白有灰有黑，不一会儿，西天的夕阳，破了薄云，把余晖射到东边天际，这一射了得，云山瞬间突变，先是给云山镶上金边，紧接着，白云成金云，灰云成珊瑚红，黑色的变成暗紫色，不一会儿，这云山变成金色的，变成大红色的，变成酱紫色的，不，变成五颜六色的，一起渲染着这片天空。瞬间，这片无法言说的云山，突然又变成两种颜色，淡红和黑色，淡红是一大片，包裹天空，黑云只有几块，一大一小，在淡红色云中间，不一会儿，大块黑云变成一只威风凛凛的麒麟，小块黑云变成一只小麒麟，卷曲着前腿，但见大麒麟，伸着长舌头，舔着小麒麟的头，舔着舔着，突然，小麒麟与大麒麟连在一起，变成一个长长的鼻子，大麒麟也瞬间变成一头胖乎乎的大象，在这片淡红色云间奔走。刚走几步，太阳西沉，这片云立刻与夜色融为一体，只剩下蓝盈盈的夜空……

风情写真

开发与守护，喧腾与静谧，都藏在自然野趣与历史层叠里，待后人细细品读。

吴窑

□郑鹏程

从定远县城出发，驱车十五公里便到了吴窑。这处定远与凤阳交界的千年古村，藏着汉代墓葬的遗迹，也是南北朝时濠州通庐州、建康的古官道。假日里，我与两位摄友、一位书友，还有昔日同事——定远中学的一位老师，五人同往，赴一场“五方风气”之约。

车窗外，玉米抽穗，高粱吐缨，豆类作物开着细碎的花，清芬暗涌。摄友们是吴窑“老客”，一路絮叨着古村的好：“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写这儿‘青山怀抱，翠竹成荫，溪水长流，古树参天’，好多导演都来拍过戏——《十八个手印》《第一书记》，徐帆、陶虹都来过！”

抵村时，晨曦正斜斜地搭在凤阳山的翠峦上。摄友引我们去看一棵千年古树，说是春秋时楚王子落难于此，与村姑吴灵芝有段凄婉爱情。树根部细节累累，像蜷卧的小兽，老态龙钟；抬头却见树梢嫩绿摇曳，主干苍翠鳞皴，穆曲古拙。忽忆起南北朝庾信《枯树赋》：“拳曲拥肿，盘拗反覆”“苔埋菌压，鸟剥虫穿”，身旁老师击节叹：“难怪杜甫说‘庾信文章老更成’！”

树北是凤阳山下来的活水，四季淙淙，如摇铃击磬。旭阳照在河面，碎金泛着微红；岸旁竹林浓荫蔽日，星罗棋布的石头经风雨冲刷，千姿百态。最妙的是两块逾丈巨石，半浸河中，中间留尺许空隙，竹树覆之如亭——对弈、闲坐、观月、放歌，皆可。书友盘腿坐石上笑：“当代书家有号‘枕溪’，今日方悟其妙！”我忽记起明末柳如是与钱谦益的拂水山庄，摄友接话：“万茜主演的《柳如是》你看过没？”引得众人热议一番。

七点刚过，村头骤然喧腾。一车车仿古砖瓦、桂樟树苗、金娃娃萱草接踵而至——古村要搞旅游开发了。我们避开车流，沿溪水向东，三五十步后路径曲折，竹树蒙络，野趣渐浓。再行百十来步，苍枝掩径，碧萝盘绕，风过两腋生凉，竟有“阒然非复人境”之感。

“万岁枯藤！”书友忽见歪脖榆树上挂着数匝枯藤，扯根树枝作握笔状，“这才是草书的悬宕与坚韧！”又指云称“千里阵云”，点石说“陆断犀象”，活脱脱怀素观云、张旭观剑悟笔法的模样。他又指一棵构树：“这能造构树皮纸，写章草最妙！”众人分散寻趣：女贞树结子，蒲草夜收灯烟、晨取垂露润眼，还有蕨菜、蒲公英、青钱柳、红豆杉——名字都带着诗性，难怪孔子要“多识于鸟兽草虫之名”。

最惊艳的是几棵大树下，青苔从树根漫到地面，覆上巨石，连绵成景。阳光处金碧辉煌，树荫下浓绿青碧，小片如山峦鸟兽，大片似抖开的绿绸，竟有呼伦贝尔草原的壮阔。忽念起钱起“水碧沙明两岸苔”，倪瓒“坐看青苔欲上衣”，最是袁枚《苔》诗动人：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风摇枝叶，树影落于苔上，幻化万状，正是一幅天然的摄影佳作。

循水声返回时，古树、奇石、青苔与溪流仍在，而开发的喧嚣已在耳畔。千年吴窑正书写新篇：开发与守护，喧腾与静谧，都藏在自然野趣与历史层叠里，待后人细细品读。